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十六

蕭山　朱標

典儀

文事

讀宣示詠古玉珮詩章識語　彭元瑞

讀宣示安南紀事文、　同前

讀宣示舜典集傳　同前

請修三朝實錄　彭之鳳

請修世祖章皇帝實錄　黄機

請修三朝宝訓　戴王縉

議置閩賊掌中秘　舒赫德

禁私修志乘　熊學鵬

恭讀宣示詠古玉珮詩覆奏札子

吏部侍郎臣彭元瑞跪

奏，為恭讀

宸章，啟蒙疑義，敢陳淺末，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蒙

宣示

御製詠古玉珮詩并識語，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覽精深，于以經書奧義，辨別毫釐，研究同異，

欽定佩珮二字，以玉旁當為珮，珮玉之器；以人旁當為佩，佩帶之名，實千古以來所未發。臣因就四庫藏書

反覆叅訂許慎說文惟載佩字訓為佩帶之名顧野王玉篇始收珮字注玉佩也本作佩或从玉徐鉉校正說文因謂珮為俗體伏考婁机漢隸字源載沛相楊統碑陰已有珮字碑立于建寧二年漢代宗講小學其鐫石之字安得作為俗體蓋字者孳也會意指事多輾轉相生古文字少或假借通用漢以來字體漸備故互相通用之字與後之專義之字往往並行如帽字說文作冃史記絳侯世家作冒隋書儀志乃作帽既久有專義之字遂不可行通判字說

文作景。葛洪字苑始作影，則亂不用而景行

義。㳄字說文作次，玉篇始作㳄，則次不可用為

相沿義。如斯之類，不可殫數，儒者皆知其灼然

有別。獨于珮佩二字，自顧野王以來，誤溷而一

相沿莫覺。惟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兩載佩珮，

注云上帶也下玉珮也。宋丁度集韻訓佩為佩

帶，珮為玉珮，似乎近之，而顏云古並作佩，丁云

通作佩，則各沿諸家之誤，不能兩字免混

改。再按說文佩字注，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謂

之飾，則佩字偏文了又已足著玉而為器。

著人而由用精注因生又犁然各當其也臣伏
畢數十年，旧于舊說，習焉不察，名未聞有人
論及，今恭讀
宸衷蓋偉
御識然後二字之义曉若發蒙，不勝欣幸悅服益
見我
皇上健行不息、
典學維勤
萬幾餘暇於一字之微，析义離形，考證精審，非甚
困由.

蘊蓄之宗保更微

精神之充裕既與天下共慶右矣謹陳欣幸下

忱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覆奏 宣示 御製再書安南始末事

記乾隆五十四年

吏部尚書臣彭元瑞等跪

奏為遵

旨覆奏事臣等伏奉

宣示

御製再書安南始末事記一篇敬盥展雒誦竊仰繹

御製文乃紀事之文也事不極乎至善則文亦無由以

發之安南之事

皇上知明處當因無不及極輕重久長之至計矣

由是理足以正氣盛辭達而
大文成焉臣等因
文推而閱究始末肅然敬生帖然心服輒竭愚測述
不能已于言矣安南我百五十年朝貢之國也
違难播遷僻離遼執坐視不理何以為
天朝為之興師復國兆釁也于以見
皇上字小之道其國毗濱粵西以開邊故孫士毅首
歸其土地之請即黎維祁亦有予奪惟
上所命之責
諭旨播告昭然明白不利其尺土一民于以見

皇上去歲正阮克捷有功，康王洎返故国，重開與繼
之乃已全，適于黎維祁受爵之改日，阮惠去渡
去之前，越再自先
命班師入関且，
製告班師，記関文奴于以見
皇上義先之哲，黎氏占国二百餘年，去維祁而庸儕
已極，亡不入告，返不身先，去一旅之会，去一壺之
餉，早知其不能立国，乃
默契于
天之曆，誰能與之，于以見

皇上憫

天之敬、維祁既受

勅邱、復壤土、寇訌甫至、我師方進、身佩

王家委而去之、律以失守之條、而後主手、必固予之、

兆中大以也、其私務民也、薙髮易服、列于編

氓足矣、于以見

皇上播流之公、維祁沉逃、復與師以收而困南、其仍利

其地也、勢不能去以付也、黎沉之遇、勢不能他

有所付、使沉患而九有自固之謀、否或而脫

走逃罪之舉、則不可付、自知罪在怙終、艾籲

降且再且三、俟遣先来、身請纓直恭夜我臣、
黎既何擇焉、而以息中外之兵、而以安安南之
民、從不越其所利之初心、并已絕其了所之沒
熏于以見
皇上制馭之義、許世享身死綏而效人全師、孫士毅不
扶威而詰
闕該衆、以国為重、
炳照、其心于以見
皇上體下之仁、三武臣立廟崇祀其地、表
国家臣節之重、軍律之嚴、將庸之厚、即安南人名

知有死無二生敬義心于以見

皇上教忠之廣自古為外域在或傳以來或招以來從未

有征之而來不征之而且自來在為更難于禹之

招旅格苗蓋由準噶爾回部金川臺灣之功

足以振其膽所以待土爾扈特之舍楞緬甸之孟

隕者足以信其心于以見

皇上武德之遠順化廣南自古占城地在安南十三郡

外從前未列享王為其乙未

御製

數平定合符詩序今則因安南而以占城南

不蒸海悉歸輿圖泥首乞哀鞠跪獻

嘉、莫之致而致、于以見
皇上斂福之隆、凡此皆臣等因恭讀
御製農文而印證之始末、素所得于
論經之頌、
詩兩什之示、
訓諭之親承、衣謹盥演讀
奏求為倖大、知識短淺、愧無以當萬一、伏候
訓示、

覆奏宣示御製虞書舜典集傳　嘉慶二年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彭元瑞跪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恭讀

聖製虞書舜典集傳一篇，理正辭直，識卓解順，于說經家支離枘鑿之弊一掃而清之。蓋任訓任用，以去聲，並承上文以德允元之人則任之，非德允元則弗任，語本包函兩意。若以任訓佞，壬以平聲，則專于斥佞一邊。且虞書明有孔壬，何嘗必借任爲壬也。蔡沈沿襲舊說，以任爲壬，亦不得

不以難為去聲，皆音改字，殊覺辭費，而於書理，求得反淺，根據不明，則何如難任兩字，皆從本音，本字之為得也。

皇上治學一貫，直抉本原，經訓交明，實萬古所未發，臣等敬觀傳誦，曷勝忻服。謹具疏覆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請修實錄疏 順治十八年

戶科給事中臣彭之风謹

奏為請修實錄以光成憲事竊惟堯舜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蓋一代之興自有一代家法即有一代成書著為實錄匯其文也我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創業垂統

世祖皇帝善繼善述凡

祖宗相傳之心與其欲行而未見竟之功悉丕揚而光大之紀綱法度燦然具舉辨令文章煥然一新

臣倫叨歷常讀中秘書，三載有餘，每採誦
先帝宸訓，邃之高深莫量，泣思我
先帝勤政樂學，育典有則，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至哉蔑以加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左右前後，罔非正人，遐邇內外，悉沐仁
政，無事不歸於忠厚，無子不本於
祖宗，世誠社稷生靈之福也。臣思
祖宗謨烈，日星月炳，久而彌新，但恐
寶訓垂重，附入群書，博而寡要，何以揚
先烈而崇至治。臣以此欲法古昔聖王常自法

祖宗始欲法
祖宗、當法
世祖所以法
祖宗始者始、
皇上宜及时先修、
世祖皇帝实録、良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書、以資
政治等而上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实録、次第纂修、朝夕鉴观、念
祖宗付託之重、積累之艱、成憲在前、率循罔斁、绍庭

上下洋洋如見
前王爲家法一定世守不易即或將勑而奏神化宜民
通變不倦樂不出
垂訓至意將允億萬斯年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皇上守成之功與創業等臣職忝言責允合國計民
生之至言而首以纂修為請者誠有見于國
計民生即在
祖功
宗法父作子述之中故言人之所未及言臣不自忘其

迂且陋也臣始進之日未諳時務伏祈

睿鑒施行、

請修實録疏康熙六年

礼部尚書臣黄機謹

奏為請修

世祖實録以垂法制事、竊

世祖章皇帝勤政十八年、宵衣旰食、無不以

國計民生為念、凡載於
上諭、著為訓典者、班班可考、至於
召對群臣、面詢利弊、與虛懷納諫採擇施行者、亦不
列諸案牘、藏之史館、其間愛民安業、蠲賦發帑賑
饑、嚴立科條、重懲貪吏、與夫因革損益之大端、
尤具備、燦然於案、恭逢我
皇上纘承大統、光顯前謨、宜
命詞臣、纂修
世祖實錄、以盡繼述之孝、至纂修體例、我
太祖

太宗實錄俱已業書做而行之尤為整肅近見我
皇上留心故典特
諭纂修明史以昭功戒既欲取鑒于近古尤當效法于
本朝況我
世祖章皇帝治心治法見於嘉言善政者甚備及今編
纂則諸臣無從傳述紀失厥光易于紀載備
年世稍遠聞而知者恐究不如見而知者之為
切將何以光史乘而垂奕代乎

請修三朝寶訓 康熙二十一年

巡視西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戴王縉謹

奏為

實錄業已告成、

寶訓亟宜修輯以昭

列聖之宏謨永垂奕世之法守事竊古帝王纘成承

鴻緒治定功定成類輯祖法宗功彙集典訓

誠以用光前烈昭示來茲也恭惟我

太祖

太宗神靈天挺肇造鴻圖我

世祖智勇性成，混一區夏，自創業垂統以來，嘉謨加
猷，盡善盡美，真足比隆堯舜，媲美文武，允三
代以下所可追踪萬一也。我
皇上聖孝純仁，丕揚
祖烈，親政之初，即令儒臣纂修
實錄，今已次第告成，炳燿天壤，貽垂奕禩，允惟是
實錄所編，皆守臨朝之政令，咸載無遺，而於中之大
經大法，足垂著鑑者，是宜薈粹
寶訓，如宋一書，以及清宮便殿
聖訓仁言，俱宜詳加採錄，及

列祖之所謨硏義表記搜編俾信於世

聖子神孫朝夕披閱恍於

祖訓於以作繩武之典型家覽之神智其於裨益洵

亂誠鮮也臣更有請臣前逆藩猜叛仰恃我

皇上神機獨運削平禍亂雖文武諸臣宣謀効力其實

魁明攻戰制勝出奇無一不仰稟

聖裁奏捷如響數年之中妖氛冬掃烽烟全消

自有史冊以來所未聞也

皇上恭謁

山陵既已告祭

祖宗、更嘗垂貽謀於子孫、況今更定樂章、以饗

郊廟、肇修会典、以備章程、而我

皇上宵旰經營賛定之功、豈可不即此編輯以垂不

朽也哉、該

勅下部院衙门、将歷年用兵檔案彙纂成書、庶

天下後世、共仰

廟謨之神武、更昭法鑑于無疆矣

請刊布御製詩文乾隆三年

兩江總督臣尹繼善等謹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照浙江學政錢維城

奏請廣刊

御製詩文集如一摺欽奉

諭旨傳詢臣等公同閱看仰惟我

皇上

文思天縱

學問日新

幾暇濡毫、發函
聖藻闡苗書之精蘊、集今古之大成、美括百王妙
兼衆体、洵聯珠而合璧、實振聵而發聾、所
以藝苑林、尊崇
御製節畧部屋、做慕
天章、或偶見于山郵、或欣瞻于佛寺、或拱對豐碑
而雒誦、或敬録片楮以珍藏、人各心同、好適
口出、究以寄窺全于美富、爰是殊切願于仰
鑽、企
景慶之輝光、實爭共快于先睹、函望縹緗之藻

布允兆河好之耘占并询之司道暨各州
地方官咸云俱属相同伏乞
圣慈俯允钱维城所奏
颁发直省督抚刊布则山陬海澨均沾
教育之泽县于会沅气臣等谨词恭
奏仰祈
睿鉴谨
奏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准其刊布着向武英殿请领钦此

請刊御製詩集道光八年

大學士臣曹振鏞等跪

奏為恭請頒刊

御製詩集仰祈

聖鑒事竊惟我

皇上循熙典學、精一執中、申巽命以宣風、握乾符以範物、薰琹入律、萬民歌解慍之詩、羽舞盈階、四海仰敷文之涵濡

聖功于裒正、四十卷炳炳麟麟、纘

前緒而紹聞、一二日兢兢業業、猶且寅衷考典、乙夜披

園学時敏而敬遜弥殷陸日新而懋昭並著閙政批准之暇六藝供游延英論道之餘寸陰是惜

樞庭風藻都成化縵星雲

芝檢芸編惠是就將日月窺懸抱管莫究鴻裁

仰見

聖人之學

帝、王法物

天、蒼璧黄琮、敬述旦明之意、

辛祈戒礼、儀昭對越之神、誦雲漢之如索、書徵時若、

占龍星之見，体典祀

常雩、備守升禋、

鳳輦而甘霖洒道，湫雲慶聖、

回鑾而喜雨霑渥、芸夫

廟享時修、

祫祀歲舉、

橋陵

拜謁展秋霜春露之思、

神御瞻依、垣

大烈

耿光之慕粤自山莊
授命弓劍銘
易夢付一篇見周庭之
陟降永思四韵儼
文命之祇承洎乎
祔廟社來
配天典舉
書欽
訓
錄羹墻如見

尭仁、坐对

球

闺、僾恢难名

舜孝、玉若

璿闱位膳、

蘭殿承欢、瓊島冰㙮、双凤輔

雲中之輦、綺霞絲舞、名植街

天上之鐙、而且

賜食重華、偭庶家之球、花蕚、

植思宗翰、遁藻室之春、洵间是孟本之

性情形於歌詠、
式金式玉、
注音克協于中和、
如天如神、
治化益彰、文蔚煥也、加以
宵衣旰食、慎憲省成、百姓為
心、萬幾無曠、
御門述志、爰作官箴、勤政敷言、用垂
帝範、思生民之倚父、亟防河防、念轉漕之維艱、創
行河運、瀾為三汛、

拈毫輒寫
歡欣、咸歎一隅、
長養、頻聞
詠歎、往々郊原
游目、寄懷左偉農繕蠶、雨雪
関心、因句印邠風周雅、讀麥收秋收之作、知
盛世之效、年豐論人日穀日之篇、識
聖心之重邦本、務
帝力于佃棘墾耜耜、羣吟耕耤詞章、
揚名言于播種收藏、將詠禮經月令、蓋由聯明

天亶
聖敬日躋，抽六藝之菁華，酌羣言之滙液，西清
鑒古常懷丹扆之箴，東序
親緯每懷緝圖[?]之學，玩羲文之進退，以出說心，觀左氏之勸懲，因而論政，圖微常[?]袁[?]，臚往跡以分題，檢劝身修，葺新齋而書類，播金聲于太學，鐘鼓同音，搆藻思于經筵，以倫共帝[?]，致佶[?]古柑[?]，因睹物而喜近宮墻，曲儀出蔄，名緣情而托[?]於畫繪，况乎
欽承

家法載續

武功、神槍継花卒之詩、天馬掩蒲稍之曲、

上林

較射、穿六矢而朱吟、

南苑

行田、獲三禽而詠表、亦以沙棠小鼇、

命將、祖西、抱鼓前驅、連營逐北、四牀既克、征人皆衣

錦而還、三捷初聞、

天子以采薇為倉、

惆忠

化事、
特建崇祠、籌策
登樓用殲逋寇、付飛檄於窮邊之外
寓神機于旅旅之中、使邊羊自觸藩籬而狡兔
修投置經、星妖徒消、識
天家之圭符、露版遞飛、共素風而協律、告大捷于
著雍歲首正新韶
賜曇之財、勅
宸章于停律峰巔、其萬里擒渠之地、方知兵山肆武
軒皇之桐鼓如新、印兵

紫閣閬圃唐代之凌煙迥彩更若
迎暑禁籞。
覽勝芳園。
觀書讀史之居。
策馬泛舟之候。雪際而林花照户。風来而山雨滿樓。
陽春帖詞。
拈墨騰雲而箋麗清秋高景。
攬華垂露而珠霏乞徒董殿觀圖。歷代之容可倫。
抑且
御極

賜福晉年之管長清時復檢閱詩編標題畫軸、
仍展袖珍之笈、
念切貽謀、閱摛石鼓之歎、
情存稽古、文房貯匣、
賞心不外編摩、詳表硯覘時、
寓意皆関儀象、雕松題柳、序韻重賡、玩月臨流、
陳言務去、撫長珠于五字、氣似珠連、擬樂府
於文言、均同斗運、對時育物、措之則緯地經
天、摛序標懷、推之則化民成俗、臣等以雕
蟲之末學、際

化风飞昌明戢惟智毫

賜著常陪宴易、

恩渥、

授简。信柑每及遠臣方懋儒操跡庸、許傍玉澗圖画。

仰承星辰燦爛觀聽

奎壁文明、窺天而莫罄形容、就日而共欣光被、涵

高宗集、編于一日、

文教闡先、迄

仁宗詩、萃于八年、

元音啟後、

皇上

君臨繼體、

聖作儀心、

龍飛遠肇于辛新、風瑢律鐘于戊懋、光華復旦、歲

正同符、

宸衷單心、道尤合

揆、鈞陶宇宙、咸欽

治世之漢、

闡發圖書、共仰觀文之化、

聖人作而萬物覩、乾徳方亨、

元首明而庶政康、虞書首典伏願
淵衷備鑒秘簡崇頒、
燦玉字于日中、
敷儀雲于天下、俾薦紳之士拔宅
淳風韋帶之儒涵濡
大澤
重熙協
帝、幸圓詩敘聲律之原、薄海同文胥沐
敦厚溫柔之敎啟識
丹函翠蘊、皆

九重致治之精心從前

金甌鞏固延億萬斯年之景運臣等忝位踴躍欣

忭之至謹合詞繕

摺籲懇

天恩伏祈

聖鑒謹

奏

陳史法以襄大典疏 順治十二年

內翰林國史院檢討臣湯斌謹

奏為遵

諭陳言謹條史法仰祈

睿鑒以襄大典事臣學識淺陋濫竽史館欣逢

皇上廣開言路

諭諸臣殫竭忠謀共圖補救臣敢不謬陳一得以備

採擇臣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

賞罰之權行于一時是非之權衡定于萬世

我

皇上御極初年、

命史臣纂修明史、誠足見於國可廢、史不可滅、大公至正、比隆堯舜矣。然臣聞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廣採、臣竊以為立法宜參、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多不祥、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校。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當時史臣不敢直書一也。二百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止閭巷而至性可風、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

諸傳乃皆實錄以未備也、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不得其人、不歷其年、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其時、廣搜野乘、如吾學編、憲章錄、大政紀、通紀、史料、識信錄、世法錄、以及天下郡縣誌、並許參考、則道法明而可辭倫、經緯錯綜、燦若指掌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傳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闡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臣子之極、一時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嘗旌錄、自當照繹史冊、但明末愍氣沉張、蹂躪數省、或啣命出疆、或授職守土、以至布衣巾幗、其間忠貞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而社稷丘圩、身名俱沒、乃此皆宜表令各地方督撫確查詳奏、與范倪諸臣並例史書者也、更有請者、宋臣歐陽修之纂五代史、而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于至正三年、而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于洪武三年、而並列普顏不花等之議、古

今茲之我

皇上應天順人、救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徯蘇、然元

五年間、尚有未遂

天心、桂花庄節、硜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

乖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與

海內渾一、竊名叛逆者、情有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為心、

渙發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以

天之度、曉美前王、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

似亦小補矣、謹

奏

請修會典　乾隆　年

吏部尚書臣孫嘉淦跪

奏為重修

會典以免紛更事伏讀

世宗憲皇帝遺詔曰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奉嚴而朕改

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

臣等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
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
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于一時俟諸弊革除之
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件則
再加斟酌若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遵延闻知矣
不感泣此諭
世宗憲皇帝如天如地之深仁欲加惠于億萬斯年
之臣庶也哉
皇上大孝性成善繼善述仰體
世宗憲皇帝之聖心凡所設施皆從寬厚大小臣工咸

知此者，紛紛條陳，另欲易新例而復舊章，蓋不根遵
世宗之明訓，推廣
皇上之孝思，然而者亦主于繼述，跡似涉于紛更，揆短校長，言各體要，且既據以知，復參互際，伏于
世宗憲皇帝所欲斟酌盡舊之變，不妄必能詳者而尚遠也，其各衙門現行條例皆在
會典一書，凡
世宗憲皇帝之良法美政，莫不備載焉，但以四書

卷帙繁多頗有冗複又刑曹斷獄之條吏兵
處分之例往往一事而前後互異或輕或重無
所適從又或數事而語意相同而彼此易
於舛錯臣之愚衷仰懇
聖恩慎選老成望重之大員以為總裁簡六部司
員之練達而慈良者分類重修刪其複冗定
其舛訛使歸簡確以昭法守至于
世宗憲皇帝首所改易之處則謹遵
遺詔再加斟酌務期至當此臣特以冒瀆陳
奏仰祈

聖裁則之象議紛紜而

世宗憲皇帝所欲改爰洪寬大可以紹成

聖志祥者之遠出于諸臣條

奏有欲更改章程如係于後之者皆可存而勿

發候一二年間素案之後刊布遵行臣知凡

所條陳之者必皆已經酌改而去庸設矣如

此則施為有序而文然之道不惟一代之典

章可斟酌于去弊而我

皇上繼述之孝思愈盡美而盡善矣臣不揣冒昧

妄瀆

宸鑒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正文體以端士風 乾隆三年

協理陝西道事監察御史臣霍備謹
奏為特參士子怪僻詭異之習仰請
勅議磨勘妥分之例以正文體以端士風事竊惟
學政先器識而後文藝故

国家建学明倫、政教主純修、不主詞翰、所重在立品行、不在才華。士首潜心經史、研穷道义以为立言制行之本、将气静理醇之候、即其英華發越之时、随其学识才力以抒写其性情、而真切雄浑典重老成之作、初不見其立異矜奇、自当雅俗共賞、並專用發抑偏僻怪字险语以制勝者、其品已低、而矣論邪说如老莊之谈、则尤當屏斥而尽絕者矣。比年鄉會場中文字、務以清正为主、一洗從前浮靡之習、風氣既不规于正也、而浅学之

士。見有以深沉入彀者。其文間有令人不能令曉之句。遂誤謂立字當以怪僻為新奇。乃子書中人不經見之語。会不旁搜強記。以為臨文補湊之資。且必隨筆摘錄。作為讀本者。一題到手。則刻責剿襲。強為牽合。会論其詞果為文中應用與否。務必填寫滿篇。以駭人之耳目。而自喜淹雅。詎不知此風倡自何人。而狂感者乃至十有九五也。為究其所學。其于聖賢詩書。固屬漫会講求。即所用老莊之詞。又何嘗尽曉其義。不過借以神

其詭遇獲禽之技，以自便其僥倖功名之私，

腕以身入仕錄，其必苟且利祿可知也，苟且

利祿之輩，

國家何取焉，該請

勅下禮部，嚴行戒飭，並令直省學政及典試回

考各官務在仰體我

皇上作養人材之至意，秉公校閱，加意搜羅，期

於片長必錄，全美不搜，其學養兼優，華

實並茂者，則拔之前茅，以為程式，但於子

書中怪僻不經之詞，則棄置勿取，以鼓攻

違犯有關節即係狂悖應照例磨勘參究
除有賄賂情弊從重律擬外仍將取中之人除
名仍治試官以濫同取中之罪庶邪說息而正道
著人文蔚起取士可以必得矣

請正文體以移風教疏　乾隆二十五年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臣李因培謹

奏聞

奏請

聖鑒事、竊臣自到浙江任後、業經兩月有餘、體察學校情形、檢閱舊日案牘、大抵浙西杭嘉湖三府、逼接江蘇、風俗相等、其人清柔畏事、好議論、多機巧、其民之秀者、善為文辭、然華要實虛、其素新好異、不衷於理、至浙東除寧紹二府、畧同於西外、餘則漸趨樸質、然山高水駛、其人多尚氣、褊急悁隘、甚其粗率而捍法、此通省士氣也、至文風則浙西不足比者根柢、浙東不足於文采、因其所短而施化之、原非朝夕之事、臣伏讀

皇上釐正文體、

諭旨

所以責學政者至重、敢不竭臣之愚、致再裁成、但念轉移風教之權、要在賞罰分明、然後足以拜其耳目、而伏之多、今士子所以應試之文、大約揣摩近科坊刻墨卷、沿訛襲謬、取足弋獲科名而已、是以為學政者、雖不以先正典型、諄諄訓諭、而常不勝其倖中之念、且向來惟荒疎悖謬者始置下等、苟其才氣可觀、即語言疵病、始置勿論、今既欲導之於清真雅正之路、必先絕其不亦之心、以堅其向

往之志臣於思請于歲考時遇有離經畔
注放誕詭僻之文即才氣橫溢其心氣必
險躁不根宜置之下等仍將荒內極類之文
於發落日給與該生公閱當堂訓飭以示懲
戒此等好為僻語者大抵聰明才華好奇而
不務正之士如此以示之恥不患其不日趨於正
况附省之人於物甚易感
皇上殷殷造士之誠心自必沐浴教化文體一正人品心
術自必漸淳臣謬見如斯未知是否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更定時憲書列宿次序乾隆十七年

大學士忠勇公傅　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抄出和碩莊親王等具奏內開查時憲書內鋪註二十八宿值日古法觜宿在前參宿在後自用西洋以來改為參宿前觜宿後乾隆五年欽天監修協紀辨方書奏稱星宿值日與算法疎密全無關涉請依古改正經大學士九卿議覆二十八宿值日載在時憲書既與算法全無關

涉，則亦不必更改昔因在案，今臣等奉
命重修儀象志恒星經緯度表，查明星座次第，順
序改正，參宿在後，觜宿在前，列於恒星經緯
度表恭候
欽定，則乾隆十七年之七政書，即用此表推筭時憲
書之值宿，仍依參前觜後鋪註，則與七政書
不能畫一，請以乾隆十九年爲始，依古觜前參
後改正鋪註，則七政之書星度時憲書之月宿
皆一例順序矣，伏乞
皇上聖鑒，勑下大學士九卿再行議覆施行，謹

奉
諭旨。又奏片內開謹查二十八宿星次，或自下而上，如角室等宿
或自東而西，如虛平等宿 或自西而東，如心尾等宿 或自中而
左右旋轉，如斗牛等宿 而以第一星作距星，則九宿皆
同。惟觜參二宿相近，自古星經分埜，皆觜宿在
前，參宿在後。西法以參宿中三星之西一星作
距星，則參宿在前，觜星在後。今以參宿中三
星之東一星作距星，則觜前參後，與古合。
再查二十八宿，分列四方，每方凡七宿，星家
分配七政，皆木金土日月火水為序。東方七

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尾屬火、箕屬水、北方之宿

斗牛女虛危室壁、室屬火、壁屬水、南方之星

井鬼柳星張翼軫、翼屬火、軫屬水、皆係火後

水後、惟西方之宿、若以奎婁胃昴畢參觜西

序、參屬水、觜屬火、則水前火後、與三方之

序不協、今改觜前參後、則火前水後、正與三

方之序脗合等因具

奏

旨、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该臣

等会议得、周天缠度以二十八宿為經星之之

星數多寡不一，所占之度數，亦廣狹不一，而前後相次，総以各宿之第一星為距星，此天象之自然，古今所不易也，其間為觜參二宿相距最近，觜以三星形如品字，其所占之度狹，參有七星，平星三列于中，四星角出于外，其所占之度廣，古法以參中三星之東一星作距星，則觜前參後，康熙年間用西法算書，以參中三星之西一星作距星，遂改為參前觜後，故時憲書內星宿值月，依次補注，乾隆五年欽天監修協紀辨方書，曾奏稱宿之距星，惟人

所指星宿值日、于筭法疎密、全無関碍、請依
古改正、嘗經大學士九卿奉
旨議覆、于星宿值日、既于筭法全無関碍、則既經
康熙年間改定、今可不必更改等因在案、惟
星宿之距星、惟人所指、而以星度考之、觜
之占度本狹、古以觜在前、則距參一度而分
埜之度狹、參之占度本廣、古以參在前、則
距井十度三十六分、而分埜之度廣、若以西
法以參左肩、以觜左肩星、以參及距觜一
度、而參宿距井之十度三十六分、稍而短觜、

似不如古法為優，今莊親王等既奏稱來

旨重修儀象志、恒星經緯度表，查明星座次第順

序改正，參宿在後，觜宿在前，參列于恒星經緯

度表，乾隆十九年之七政書，即用此表推算，並

時憲書之值宿，亦依古改正，其時憲書之附

值宿，並與七政書之算法全無關礙，而七政

乃時憲書之所從出，其所注列宿次第，未便

與推算之星度異矣，亦應如改奏，請以乾隆十

九年為始，時憲書之值宿，依古改正，與恒

星經緯度表仍以觜前參後，鋪注，觜參之

前後既經順序改正與恆星經緯度表相合
則二十八宿分列四方星象以之宿分配之政則
木金土日月火水為序在西方之宿名次前承
後與三方之序脗合矣恭候
命下之日令欽天監遵照辦理

精選實學請求遺編疏 乾隆十五年

掌湖廣道監察御史臣王應彩謹

奏為通經之選宜精秘府之儲宜備請搜著述以見積學以收宿儒事伏讀

上諭崇尚經述良有關於世道人心令內外大臣公舉所知以應精選復奉

諭旨內外所舉人員大學士九卿再行核定請

旨親加臨試典至鉅也顧臣於經學昌明之會竊不勝其防微杜漸之思焉自漢唐以來說理之醇者固足為聖教之羽翼其駁者反足為正

道之榛蕪、今祇經既厘
列聖欽定三礼又仰稟
聖裁、其於前代之說、固已棄偽而存真、取精而遺
粗矣。夫大義微言、包孕遂会、飾蘊而著述之
家、往之舊正論由会奇、喜新說之勦竊偽由
異議、迷誤後學、則性僻之由害也、又有自撰
偽書、假名前哲、通儒難識其妄、初學易受
其惑、則詐偽之由害也、臣請凡應選之士、已著
有成書者、在外由送所司、在內齎投礼部、
轉呈

御覧、
勅下儒臣、詳加審正、大抵浅深難視乎其人、而邪正
必先要其別、其ら如怪僻作偽等害其語
皆罷之、其精純合疵者乞
一
皇上親加臨試、支先由區別、以核定其平時之著述
復詳加考試、以歷驗其條對之淹通而洽實
學出、俾天下耳目一軌于正、蓋舉之之適宜
廣凡立説著書者皆不上
聞、而擇之之方又不可不慎、誠俾人知經學關係
乎人心風俗者重、不徒以一日之長、倖而獲

選也抑臣更有請者

朝經學之盛前代罕有其儔頃月迺起以經學裨益

聖治者固有其人而閉戶潛修皓首披吟猶抱遺經自甘朴學者人往而有焉出處久而學乃傳尚不得與今日應選之士同邀

榮遇矣若殊者西漢惜昔漢唐之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分遣信臣博求遺編或從以筆札繕本進呈或被之殊榮擢其身後皆炳著於史冊艷稱於士林今秘

秘府藏，固已跨越漢唐，而草茅下士沐浴
聖化，豈無積策留遺。仰懇
天恩，勅下內外大臣，細加搜訪，上其遺書。如果能
斟酌群言，闡明要旨，伏乞
勅下部議，量予旌奬，其書藏諸
秘府，允為積學之勸，而
國史藝文所載，必視前代而益光矣。至現在
經生中，或以年老癃病，不能就道者，各
令一例本出，但於摺內聲明，並並上其所
著之書，看詳審奪。如此則採納宏而遺

選精必有實學宿儒上副

責成監典者矣

條陳學政六事　順治元年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監察御史臣曹溶謹

奏、為敬陳職掌、以隆盛典事、

京師首善之地、臣以菲才謬當人文之寄、值

國運方開、英材蔚起、不敢因陋就簡、以負我

皇上作人之盛心、謹條陳六款如右、

一崇文治

国家武功既彰文明肇闢求賢本下士之心遠

遜已聞風景附臣承

命選貢云不自矢明公詳求实学查舊例八府彙

考兇乱之後辞集为难許臣所至之地先行

歲考填足廪生之數随于廪生中拔其優

者府学貢二人州縣学貢一人顺天一学士額

最廣請特貢六人以隆首善赴

闕考試等其高下上者简授清華次盡補州縣

正官然後人心鼓舞仕路一新

收真心才、臣以文取士、而多士皆朴学实才、於
文既能尽在、或能於丧乱之中、倡率义勇、自
保乡曲、解散盗贼、或深通古今、明于治述、有
经邦定乱之才、或英伟绝群、语熟韬钤、才
堪将帅、或周知地利、可劝兴屯、足富民、是
之致、此皆难得之才、许臣谘访、尚得其人、特
疏荐举、以需徵聘、
重师儒、臣闻师严在教尚尊、向来儒学官皆
用老迈阘冗之人、安能望其表率、自今
教职、必选年力方富、学问练达、克尽之果风

乾特發、訓士有法、五年倖足與州縣官一体
考選則師道立而士知劝、
褒節義臣之職掌、原另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崇祀表揚之例、自逆賊篡竊之後、死忠
死孝、皆不乏人、或在士大夫、或在青衿、或在匹
夫匹婦、掩而没之、溝瀆之、況寬顯而揚之、即
國家之盛事、臣請詳訪奏
聞、或卹典、或旌表、或祀名宦鄉賢、以礪風節、
一給跡費、照畜選更、乃
號冠首拔、四方所望、務宜優異、以收人心、況魁

難以來、士子無不破家失業、衣食無仰、今
令其赴
京就試、道途之費、薪水之需、非貧士所能辦、合
勅州縣有司、於正項錢粮中、每貢生一名、給路費
二十兩、則不苦於行旅之難矣、
一立寄學、區宇初定、南北未通、外省士子、多游學
京師而不得歸者、豈可獨置於外、信遠方之材、
無由自達、宜令其出結報名、仍取保結、果係諸
生、印附順天府學、一体考試、一應入學、補廩
貢舉、俱于正額之外、另議名數、既准順天会

冒籍之獘，又似屬旅省送才之次，以上各款

皆臣職掌切要之事，伏乞

主賜批荅，以便奉行。

採訪遺書事宜 乾隆三十八年

大學士劉統勳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竊查安徽學政朱筠條奏採訪遺書

事宜一摺，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硃批原議大臣議奏欽此臣等謹擬議奏各條公同酌議開列于後

一據稱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惟現在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實精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等語查古今書籍刊梓印行世者固足廣資傳播而名山著述或因未經剞劂抄帙僅存名亦倫依藏而共研討伏讀原奏

上諭、在坊肆者、量爲給價、家藏者、官爲裝印、其有
未經鐫刻、祇係抄本存留、不妨繕錄副本、仍
將原書給還、欽此、欽遵在案、是抄本一項、原
應與刻本一体蒐羅、
聖訓煌煌、自應恪遵辦理、現在各該督撫等查列
書單內、於抄本書籍、多係慕而甄錄、果能
實力從事、妥協訪求、將來裒集日多、則於
稱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及九流百家子
餘史別等部、自當並歸收錄、不致有虞挂漏、
至官校其副、給還原書之至、久經欽奉

諭旨，遵照办理，不必另定章程，应將该學政所奏
交毋庸再议。

一、據称宋臣郑樵以前代著録陋闕，特作圖譜
金石二畧，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録金石，
聶崇義、吕大臨則録圖譜，並為考古者所依據，
請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门，而直省存所存況
之鐘銘碑刻，素宜拓取，彙選等語，查自古
左圖右史，經緯相資，原可互為訂證，其金石
文字，垂世最久，尤可藉以考古，而不失其真。
惟阮孝緒作七録，殆不專列圖譜一门，實為

氏經籍考于該經部內無不咸歸甄錄自不便因其與該書体製稍殊竟敢听其淪軼應如該學政所奏令各該省于政書之外凡有繪寫制度名物如聶崇義三礼圖之類臚列世系年代如杜預春秋釋例地名譜之類均係圖譜專家宜並由採輯其有將古今金石源流衰叙成書如歐陽修趙明誠諸著存名宜一体彙採仍開入書目先行

奏明以便甄擇取進至古來金石刻文視經流傳可考固多其有僻在山林荒寐之所一時

难以搜尋者、並必令官為拓取、照地方有司辦理不善、特派修搜所有該學政詳將鐘銘碑刻即宜拓取彙送之處、應毋庸議、

一、據稱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所以廣中書、中書為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録、宜示外庭、然後令各衆就所備以獻、則藏書日廣等語、查漢代藏書、中秘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分、品目本自紛岐、是以彼此必須互為校定、至我

國家稽古右文、表章經籍、凡十三經、二十一史、三通

等部，所以嘉惠藝林者，俱先鑒定，

頒行中外，無不周知，無庸另為宣示，至現採訪

遺書，業經奉

旨令各督撫先行叙列目録奏

聞，俟彙齊後，令臣等詳加檢核，再行開單行知進

取，如其中查係內府現有之書，臣等即可聲明，

知除，不必列單取進，是該學政既奏先定書

目，宣示之處，毋庸再行置議，再該學政又稱

前明永樂大典，其書雖編次少倫，然古書直

之全者具在，請擇取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

各自為書以備著錄等語查永樂大典一書係明
永樂初年所輯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
千九十五冊實為浩博舊存
皇史宬後復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局貯既久卷
冊又多即官隸翰林者不得遍行檢閱今該學
政所奏不祇係約略大凡于原書未能悉其梗
概臣等因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查據稱此書
移貯之初本多缺失現存在庫者共九千餘
本核原目數已懸殊復令將原書目錄六十
本取出逐細閱看其書大指係用韻以統字

用字以統為、將平上去入韻字為綱，依次編序。凡經史子集等部，或依其音，或從其類，隨字收載，多係割裂瑣碎，但查原書採取各種，為數無夥。其中凡主添借已少、不恒經見之書，於各卷之中，互相檢勘，有足裨補缺遺、津逮後學者，間有之。若一概撰為陳冊，不為分別選查，殊非採購遺書本義。惟是卷帙繁多，所載書籍又多散列各韻之中，非一時所能校定。相應

奏明，俟臣等就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內，酌量分派

數員、令其陸續前往、將此書內逐一詳查、其中如
有完善備本、而各門湊合集成全書者、通行
摘出書名、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
一擬稱代校書之官、如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
著專門之業、列代若七畧、集賢書目、崇文
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請
勅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每一書必校其得失、撮舉
大指、敘于本書卷首、伏查

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所遴考語，查古人校定書籍，必綴以篇題，詮釋大意，漢書藝文志所稱，條其篇目，撮其指意，所以論次得失，俾讀者一覽了然，實為校讐良法，但現今書籍，較之古昔日更繁多，況經欽奉

明詔訪求著錄者，自必更為精博，若如該學政所奏，每一書必撮舉大指，敘于卷首，恐羣書浩如渊海，难以一一概加题识，查宋王尧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皆就所有之書編次目錄

另为一部，体裁最为简当，应照仿其例，俾各省所搜书籍，全行进

呈，附请

敕令遴选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彙例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

以上各条，臣等谨就意见所及，逐加核议，是否有当，统候

命下，交与礼部行知各该督抚学政一体遵照。

議創置閣職疏 乾隆四十一年

大學士臣舒赫德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四庫館進呈裒集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乃宋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領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事領閣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蒐羅典籍，彙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鑒定，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

蕆茲稱為第文淵閣國朝雖大學士兼銜而非職
掌考昔宋時其地為崇構書籍張函環列不可
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
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
為校理分司注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
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
以下各任之于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為銜應
設員以及何官兼充着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
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今凡分職掌整飭
將來即為定欽用垂久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

來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金匱石室之藏將
以嘉惠藝林啓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
流傳僅什之一而抄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覩豈
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
中有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
得携取出外致有失損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
議以聞欽此臣等伏查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書肇建官師以守典策嗣後漢之蘭
臺東觀有校書之員唐之麗正集賢有學士
之秩逮及宋元厥制彌備自淳化始令儒臣

萬秘閣職名，参設長貳，藝文圖籍，各有攸司，所以掌理書籍，崇奉策府，位至重也。欽惟我

皇上稽古觀文，搜輯羣籍，鄉嬛委宛，奇秘咸臻，美富偫藏，為亘古所未有。

特命建文淵閣，列度四庫全書，輪奐鼎新，縹緗玉軸，遂山西室，流畧充盈，實足光日月而緯雲漢。允宜参考古制，創置閣職，俾以儒官芸局典掌秘文，用以垂示億年，永昭右文之法守。至宋制凡省官毋得借書，故中秘藏本編外人罕觀，我

皇上寵羅典訓、
乙夜觀披、復嘉與儒林同遊淵海
特許臣僚借讀以縱觀延閣之儲尤仰見
嘉惠藝苑昌明經籍之至意臣等遭逢
盛轍欽忭交深謹遵
旨悉心詳議分條臚列開具于後
一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其昭文集賢大
學士皆用宰臣充又建秘閣以執政兼領復置
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並制差為詳
備今文淵閣為藏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

館秘閣，尤為嚴重，爰參仿其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內班出身之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釐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庶子讀講洗馬中贊編檢、漢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以上設為定額，

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之例，一切差事公務，令
其繫銜于本職之上，以昭体制，
一各員自定額以後，如遇領閣及直閣及閣員，應
由翰林院列名具疏題請，
簡授其應充授理之庚子以下，員數較多，如遇授理，
閣員，應請由領閣及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
學士遴選學問優長之故員，帶領引
見，請
旨充補，以慎厥選，如其員中有出差者及依日講
官例請

旨簡員署理、

一、邃閣尊嚴儲藏清秘凡管鑰啓閉等事並應內府司存、名宜設立兼銜以重職守、考宋制秘書省有提舉官以從臣充、應仿其制請

旨交內務府將經之大臣開列名單奏請

特派一員令其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用資管理、至閣內收發宿直該事應于內府司員筆帖式內、多派掌管、其應設幾員兼管之處仰交派出之提舉大臣酌量奏明管理俾于制度更為詳密、

一案宋制館職有寓直禁中之制又与秘書省官日輪一員宿直之法蓋所以慎司秘籍昭示官常今文淵閣緘鐍出入典之内府稽查維嚴案自毋庸别設宿直而一切勘校登載均係閣職所掌自當量予直廬用資料理應請羣全書告竣後于文淵閣就近酌撥房屋數間作為閣職直舍令校理各員輪番日直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内府官員前往檢出收還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直閣各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管庶職掌既專益昭

垂久遠、

一、案宋代秘書省、每歲于仲夏曝書之令、其制甚重、蓋亦慎守典策之意、今四庫全書、次第繕竣、應請俟書來、安設以後、參仿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推舉閣務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令直閣校理各員咸集、公同啟閣繙晾、用昭鄭重、惟是全書卷帙繁重、必須嫻習故典者、方可挨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辦同整理、查宋制秘書省、又有校閱文字官、係不常置、應請均仿其制、再設文淵閣校閱官

八員由領閣工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
遴選素所慕允令其於檢曝書籍時詣閣通
同点閲更足以昭慎重
閣中書籍皆經我
皇上親加鑒訂甲乙分儲玉笈牙籤珍逾球璧並
概許開函繙閲恐不無點損之虞查四庫
全書內各種其由永樂大典採掇裒輯者俱有
藁本若係舊本流傳更與原書足資檢覽
应請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
擇邃密高燥之地立架分貯依舊書目次

四部編排標籤，妥庋置詳記，派本院辦事
翰林謹幹之員數人，公同其籍，如翰林及大
臣官員內，欲觀秘書者，准其告知領閱事赴
署請閱，亦啟持筆札就署抄錄者，亦聽之，
其司籍之員，隨時存記檔冊，点明帙數，不
許私攜出院，致有遺缺，如所抄之本，文字
遺有違悮，須行參考者，亦令其識明某卷
某帙某篇彙書一單，告之領閱事，到派校
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仍須敬謹繙
展，不得少有汚濁，如此則尊藏宝冊既可毋

慮輕褻而外書之掌於司論寓儒流益以
誦神經而窺秘牒於我
皇上嘉惠來學之意尤足沾溉于無窮矣以上各條臣
等謹分晰條其酌定章程用垂館閣之閫規
並議久昭之政治如蒙
俞允即載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至應派之領閱子
直閱子各員恭候
命下後即遵照開列職名請
旨簡放其校理各員查現在四庫館行走之提調
纂修庶子以下各官俱係辦書熟手于典

籍源流更為明晰此次擬即于此項人員內
詳慎揀選一併開列名單請
旨簡放仍于註冊點驗之宜較為裨益如蒙允
行臣等請即遵照揀選俟
回鑾後帶領引
見將來四庫全書告竣後遇有闕員再于內閣
翰林院衙門內通行揀選引
見是否有當並候
訓示遵行

請禁私修志書之例疏 乾隆三十二年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謹

奏為請禁私修志書之例以昭信實事竊照志書與史鑑體例雖有不同而皆記事之書昭以傳信後世惟是志書中有省志有府志有州縣志大小各别查各省所纂通志俱經進呈惟府州縣志每有地方官私自修輯刊布在好名之地方官名為捐資辦理暗中不無向紳士派費而該地紳士借以行私地方官狥其所請任意編纂其考核既不切實且或别存愛憎以鄙

俚不經之談，率行開載，將私心偏厚之人
謬加贊揚，至實應紀載之事，轉多遺漏。刊
布日久，以訛傳訛，有関于政治人心者甚巨。查
又昨據浙江學政錢維城札稱，遂安縣毛一
鷺本四明之黨，天啓間以附璫與太監李實
同陷周順昌于死，後羅逆案，而邑志首傳
備陳其政績。又嘉興虞廷陛排擊正人，薦
引邪黨，卒羅逆案，而嘉興府志有傳，不
書其附黨，而反稱其忤黨。又蕭山縣志載嘉
靖間學侯陳大綬貪酷云云，又偏不書青

衿、凡士與民訟、每不責辱士而與借民氐、一月
之內不點數名秀才、則食不下咽、至年底
大史言天狗食文昌、文人多殃、浙瑒大水、而士
受學供之辱、按陳大綬由萬曆進士、由部曹
出督浙江學政、清節懿惠素著、蓋在萬曆
而君猜襟嘉瑞、乃指為貪酷、每兩旦禮天
發因之、其於顛倒、即飭删除其因、列臣、臣查
毛一鷺為虞遠陛二人名列逆黨、現查載在
欽定明史內、而邑乘反偽陳其美實為其於儀置、
臣已飭地方官删除、並陳大綬一人、臣未能詳

悉其居官如何，果否清節慈惠、肅恭，容臣與新任浙江學臣李宗文、另行查考，核實辦理。但即以毛一鷺、虞還陛、陳大綬三人而論，亦見省州縣私修志書內之褒貶失出者，尚難悉舉。臣查督撫藩臬莅任，各省州縣亦嘗不以志書呈送，然一省之中數十州縣志書，加以各省志書卷帙浩繁，不過備存查考，其實未能逐篇逐字細心校閱。夫無專責，則彼此因循，且督撫藩臬辦理地方政務尚多，惟學臣專司考核，事較簡少

其按臨各郡考試案費設或立公館或在
舟次、就近將該處志書與該地方官論辨
考校、隨時辨理、差使既不甚多、更屬易易、

臣請

勅下
各省學臣、於按臨各郡附、即將該處舊存
府州縣志、與該地方官考校、所有闕載不
實不經之處、飭令地方官悉心刪除、徹底
將刪除條目若干、咨明督撫會同奏

聞
其地方府州縣、有因舊制漫漶、欲行改造
重修、或舊無志書、欲行添造者、飭令預

由詳報、仍將改修之書、申送學臣會覈

核標明具

奏候

旨發回、然後准其刊布、不許地方官任意私造、再

纂修志書、向係地方官自行捐資辦理、更

不得藉端派費、與累士民、如此、庶書歸信

守、而不經失實之語、不致貽惑將來矣、